

朝鮮文學史

韋旭升 著



朝鲜文学史

韦旭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封面画:

朝鲜李朝画家申润福作

《端午水边嬉戏图》

朝鲜文学史

韦旭升 著

责任编辑: 卮兰琴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51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500册

统一书号: 10209·111 定价: 2.45元

前 言

朝鲜是我国的紧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国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关系密切，在文化上交流也比较频繁。历史上，两国的一些学者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朝鲜的学者对我国的著名作家、作品，早就十分注意，并有介绍与研究的论著。对于朝鲜文学，我国以往不无介绍，但大多是零散的，迄今为止，我国没有出版过面向全国读者的介绍朝鲜文学发展历史的系统论著。本书或可弥补这一缺陷。

朝鲜历史悠久，文学源远流长。本书采取与国内流行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类似的做法，即把本书叙述的内容定在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十九世纪末）结束以前的范围内。书中的编排则依朝鲜历史的分期。李朝时期文学繁荣，作家辈出，作品丰富，分为上、中、下编论述。

作者力求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来探讨朝鲜文学发展的过程，依据本人所能接触到的作品和自己进行的研究，对朝鲜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与作品做出必要的介绍、分析、论述和评价。同时也参考了朝鲜古今有关论著。书中所引用的朝鲜国语作品例文，除个别作品之外，一般是由本书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的。

限于水平和条件，书中种种缺点与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作者 1985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编 上古至三国时期的文学

概 说	(1)
第一章 古代神话	(4)
第二章 传说	(9)
第三章 朝鲜国语诗歌	(18)
第一节 民间歌谣汉译诗	(18)
第二节 以乡扎标记法记录的诗歌	(20)
第三节 歌词失传的诗歌	(22)
第四章 汉文文学	(27)
第一节 汉文散文	(28)
第二节 汉文诗	(31)

第二编 统一后的新罗时期的文学

概 说	(35)
第一章 传说	(37)
第二章 散文的发展	(44)
第一节 寓言和游记	(45)
第二节 传奇文学——《新罗殊异传》	(47)
第三章 统一新罗时期的朝鲜国语诗歌	(52)
第一节 以乡扎标记法记录的诗歌(新罗乡歌)	(53)
第二节 《井邑词》及其他	(58)
第四章 新罗的汉文诗和诗人崔致远	(60)

第三编 高丽时期的文学

概 说	(69)
第一章 高丽前期的汉文诗	(73)
第二章 高丽中期的汉文诗与“海左七贤”	(77)
第三章 爱国爱民的诗人李奎报	(83)
第四章 卓越的诗家与词人李齐贤	(96)
第一节 李齐贤的生平	(96)
第二节 李齐贤的五言七言诗	(97)
第三节 李齐贤的词	(103)
第四节 与中国有关的诗词	(105)
第五章 高丽晚期的汉文诗	(108)
第六章 高丽民间国语歌谣	(120)
第一节 民间歌谣汉译诗	(120)
第二节 国语歌谣	(124)
第七章 高丽文人国语诗歌的产生与发展	(134)
第一节 文人国语诗歌的酝酿阶段	(135)
第二节 尝试阶段——《翰林别曲》体的产生	(139)
第三节 形成阶段——时调的产生	(142)
第八章 传记文学	(149)
第一节 金富轼及《三国史记》中的传记	(149)
第二节 其他传记作品	(155)
第九章 传说	(158)
第十章 小品文的出现与发展	(162)
第一节 人物小品	(162)
第二节 事理小品	(165)
第十一章 杂录与诗话	(168)
第一节 杂录	(169)

第二节 诗话	(172)
--------------	-------

第四编 李朝时期的文学

概 说	(175)
-----------	-------

上编 前期(十五—十六世纪)

第一章 国语诗歌的发展	(179)
第一节 有关李朝建国的颂歌	(179)
第二节 时调的盛行	(181)
第三节 高丽乐歌的整理	(189)
第二章 歌辞的出现与优秀的歌辞家郑澈	(192)
第三章 李朝前期的汉文诗	(198)
第四章 “稗说体”文学的发展与盛行	(216)
第五章 金时习的传奇小说《金鳌新话》	(221)
第六章 林梯的讽刺作品《花史》、《鼠狱说》及其他…	(228)

中编 中期(十七世纪前后)

第一章 爱国爱民的歌辞大家朴仁老	(234)
第二章 平时调的繁荣与尹善道	(242)
第一节 爱国时调及其他	(242)
第二节 卓越的山水时调作者尹善道	(247)
第三章 於时调、辞说时调及杂歌的出现	(250)
第四章 李朝中期的汉文诗	(253)
第一节 爱国汉文诗及其他	(253)
第二节 权铎的诗	(258)
第五章 国语小说《壬辰录》的出现及其他	(264)
第一节 爱国讲史小说《壬辰录》	(264)

第二节 其他爱国小说	(275)
第六章 具有社会改革倾向的小说《洪吉童传》及其他	(277)
第七章 金万重及其长篇小说	(282)
第一节 《谢氏南征记》	(284)
第二节 《九云梦》	(291)

下编 后期(十八—十九世纪)

第一章 国语诗歌的发展	(301)
第一节 时调的发展和时调集的编纂	(301)
第二节 歌辞	(311)
第三节 国语诗歌的大众化：杂歌与说唱文学	(322)
第二章 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的朝鲜国语小说	(327)
第一节 《春香传》	(327)
第二节 家庭伦理小说《沈清传》及其他	(336)
第三节 寓言小说	(346)
第四节 讽刺小说《裴裨将传》	(351)
第三章 文人小说	(355)
第一节 《玉楼梦》	(356)
第二节 爱情小说《彩凤感别曲》及其他	(366)
第三节 其他小说	(376)
第四节 国语记事文的出现	(382)
第四章 实学派文学家朴趾源及其小说	(385)
第五章 李朝后半期的汉文诗	(397)
第一节 文人士大夫的优秀诗篇与四家诗	(397)
第二节 实学派诗人丁若镛	(405)
第三节 “委巷诗人”与赵秀三	(413)
第四节 乡土诗	(428)
第五节 流浪诗人金笠	(434)

第一编 上古至三国时期的文学

(公元前—公元七世纪前半期)

概 说

朝鲜民族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朝鲜民族的前身——各个种族集团分别居住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根据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公元前若干个世纪内的分布状况，可以大致推断如下：

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方有古朝鲜部落，在鸭绿江中游有高句丽部落，在高句丽以东至朝鲜半岛东海岸有沃沮部落，沃沮以南即今之咸镜南道和江原道北部一带有涉貊部落，半岛南部有三韩，即马韩、弁韩、辰韩。其中马韩居汉江下游，向南延伸，辰韩在今之庆尚北道和南道的一部分。弁韩居洛东江下游。这些部落，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内就已经由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建立了国家政权。其中，古朝鲜最早进入阶级社会。在中国学者认为作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中，就不止一次地提到朝鲜当时的名称“秽（涉）”、“良夷（东夷）”“高夷（高句丽）”等。中国汉朝初年的卫满在古朝鲜境内扩张势力，于公元前一九四年自立为朝鲜王，然而，不到一个世纪，古朝鲜就灭亡了。

在各部落封建因素逐渐滋生的情况下，高句丽的发展较为迅速，它从鸭绿江中游即现今的集安为中心，统一了各个部落，吸收古朝鲜的遗民，到五〇年顷，高句丽已成了一个拥有清川江以北直到辽东地方的一个大国了。一世纪中叶，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成立了百济国。二世纪前半期，在半岛的东南部成立了新罗

国。此外，在洛东江流域一带则形成了六个小国，通称为六伽倻。

高句丽建国后，在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进行了反对隋朝侵略的斗争。在七世纪中叶又进行了反对唐朝侵略的斗争。

高句丽、百济、新罗之间也常发生战争。七世纪中叶，新罗联合唐朝军队灭了百济，不久又灭了高句丽，从而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半岛上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国。

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建立，直到新罗征服其他两国为止的这一段时期，史称“三国时期”。

古朝鲜宗教信仰是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结合。在三国时期，高句丽和百济统治阶级把儒教当作维持其封建秩序的精神工具。在四世纪末，佛教先后传入高句丽和百济，五世纪中叶，又传入新罗，于是朝鲜原有的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便和佛教思想结合起来，佛教成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象在其他国家中所见到的一样，朝鲜的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劳动密切相关。中国史书《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对当时朝鲜人民原始性的艺术生活都有所反映，其中以《三国志·东夷传》记载的较为详细：

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

常以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曰舞天。

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

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

这些记载表明当时朝鲜人民的歌舞和农业劳动相关。“五月下种讫”，“十月农功毕”等，都是劳动人民歌舞活动的高潮时期。可见，当时的歌舞活动是用以表现劳动生活和农业丰收时的欢乐的。这种歌舞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由人民群众集体创作、演出，群众同时也是观众。民间诗歌便是由这种群众性的歌舞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歌谣虽然绝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但可以肯定

它的内容和数量都是相当丰富的。

除民间诗歌外，作为口传文学的还有神话、传说，由《三国遗事》一类的书籍部分地保留下来了。

书面文学在高句丽建国之后开始产生，在三国时期有较大的发展。由于还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当时书面文学使用汉文。《三国史记》中提到一世纪高句丽使用汉字的情形时说：“国初使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到了六〇〇年，高句丽婴阳王“诏太学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在百济出现了《书记》，在新罗编成了《国史》。这些史书虽未保存下来，但从高句丽时期所编成的《三国史记》中所借用的材料来推断，当时的历史散文、传记文学作品，数量已相当可观。保存至目前的少量碑文也零星反映出当时使用汉文的情况。

由于汉字的输入，也出现了少量的汉文诗。还有少数民间诗歌译成了汉文，得以保存下来。

三国时期，新罗流行一种十句体的定型诗。这些诗歌中的极小一部分，在新罗统一以后，被当时人借用汉字的音、义记录下来，它们属于个人创作，是当时朝鲜国语诗歌发展阶段的一种标志。此外，还有一些诗歌，仅于史书中见其名称，其歌词则已失传。

第一章 古代神话

神话，归根结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古代人对自然界的一种认识，也是他们用以表达和寄托自己理想的方式。正如马克思说的，古代神话是“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

由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科学的理解，不能按照这些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本身给予正确的解释，他们往往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和各式各样的社会现象归之于神。而这些神的形象性格、法力大小又往往是以自然界的某种事物或现象为现实基础的，如日神、月神、火神、雷神、风神乃至熊、虎等图腾崇拜。

除直观地、被动地反映现实，古代人在神话中更多的是用自己的丰富想象来补充他们对客观现实了解的不足。因此，古代神话在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素的同时，也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朝鲜的古代神话也是如此。但是，朝鲜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文人，对神话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他们或以儒家思想加以排斥、抹煞，如高丽王朝大臣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或根据佛教宣传的要求加以篡改、歪曲，如高丽王朝僧人一然编写的《三国遗事》。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文献中看出朝鲜古代神话的概貌，可以从中了解远古时期朝鲜口传文学的成就。

著名的朝鲜古代神话有《檀君》、《东明王朱蒙》、《驾洛国》及《廷乌郎与细乌女》等。

《檀君》是关于古朝鲜建国的神话，收在《三国遗事》卷一的《纪异》中。此外，在十三世纪高丽李承休的《帝王韵记》及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内容是这样的：

古时，有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就选定了三危、太伯二地，并给了桓雄三个“天符印”作为天上神仙的标志。桓雄率领了三千人降到太伯山顶（即今妙香山）的一株神檀树下，建立“神市”，自称“桓雄大王”。他设置了“风伯”、“雨师”、“云师”等官职，主管农业、疾病、刑罚、善恶等三百六十余事。其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个洞中。它们来到桓雄大王面前，请求大王把它们变成人。桓雄大王就给它们一炷艾和二十头蒜，叫他们吃下去，并且告诉它们：吃了之后要躲藏起来，一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熊照办，于是变成了一个女人。但虎没有照办，就未能变成人。熊变的女人没有配偶，就去祈求桓雄大王。桓雄大王就与她结婚，生下了王俭，即檀君。这个檀君就是古朝鲜的开国君王。他在中国尧五十年即位，以平壤为首都，在位一千五百年。后隐居于阿斯达为山神，活到一千九百零八岁。

这篇神话表明：它产生于原始社会，以后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思想和氏族公社到部落的演变以及社会发展的状况。所谓“虎”、“熊”相处于同一洞穴，可能反映了以虎和熊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的关系。所谓桓雄大王系天帝之子，可能是对其族长或酋长一类统治者的美化和神化。熊女与桓雄成婚而虎未能变成人，是指两个血缘相近的氏族在合并为一个部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变化。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取得了主导地位，而部落的酋长则来自这个氏族。所谓“率徒三千，降于太伯山顶”之说，可能是当时的氏族公社流动的一种反映，也可能是氏族公社之间征伐交战的一种表现。所谓风伯、雨师、云师、主刑等等，反映了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和国家的形成。

这篇神话说明朝鲜民族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广开土王的陵墓碑文以及高丽时期所编成的《三国遗事》中，对高句丽开国君王朱蒙的传说都有记载。十三世纪高丽著名诗人李奎报根据这一题材写成长篇叙事诗《东明

王》，描绘了朱蒙祖先的身世和他创造高句丽王国的艰苦过程。内容是这样的：

天帝之子解慕漱自天而降，用神法变出宫殿，引诱河伯女儿柳花出水嬉戏，并与她定情。柳花因此遭到河伯的严厉惩罚，但不久就被东扶余国王金蛙王所救，成为宫女。后来，柳花产一卵，卵破而朱蒙出。朱蒙长大以后，十分善射（扶余语谓善射者曰“朱蒙”），才能出众。为了防备金蛙王及其太子的迫害，逃往南方淹滞（鸭绿江北）。在这里得到龟鳖之助，渡江到沸流水（今浑江）畔的纥升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高句丽。

这一建国神话在《后汉书·东夷传》、《魏书·高句丽传》和《朝鲜史略》中都有类似记载，内容大同小异，详略不等。李奎报写长诗《东明王》时，所根据的是今已失传的朝鲜《旧三国史》。

同《檀君》相比，这篇神话情节曲折复杂得多，出场的人物众多，活动的范围也较为广阔。它和檀君的神话一样，认为开国君王一定来历不凡，把朱蒙的父亲解慕漱说成是天帝之子。但是这个来自天上的神人却比前一个神话中的桓雄大王具有更多的凡人色彩。他象一个多情而又狡黠的青年。他用巧妙的办法把柳花诱出水面，并与之定情。柳花虽出生于龙宫，但也和一个遭遇坎坷的人间妇女一样幼稚不幸，在艰难的日子中她变得聪明起来了。她起初受骗，继而被专制的父亲责罚，之后又备受歧视，最终却能为她儿子设计出逃，免遭迫害。朱蒙虽有一个破卵而出的神奇出身，但也是一个人间失意的豪门子弟的形象。他多才多艺，且有天佑神助，但也是历尽艰辛，靠着自己的奋斗才得以逃出虎口，完成开国伟业的。

从《东明王》神话中所涉及的一些地名和国名来看，可以推断出与高句丽国家的形成有连带关系的若干历史过程。如由北扶余分离出东扶余，又由东扶余分离出卒本扶余（高句丽）。神话中提到的铜室、金簪、铁网等器物反映出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

与《檀君》神话对比，《东明王》中所反映的高句丽分明是比古朝鲜高一级的社会发展阶段。

《东明王》神话中，体现出高句丽人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对国家更加繁荣兴旺充满信心。十二—十三世纪的卓越诗人李奎报面对腐败的高丽朝政和频繁的外族入侵，曾借这个神话表达了对“怠惰”的后代君王的谴责和对祖国前途的美好憧憬。《东明王》神话还表现了古代朝鲜人民艺术才能与智慧。

如果说《檀君》与《东明王》是有关北方的建国神话，那么《朴赫居世》和《驾洛国》则是南方的建国神话了。

三国之中的新罗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东半边，始祖是朴赫居世。传说原有六个村，其祖先都是来自天上。相传大约在公元前六十九年，六个村的祖先率子弟们寻求有资格为王的人。他们发现南边有奇气如同闪电，一匹白马下跪作叩头状。跟踪找去，发现一个青紫色的蛋。把蛋打破以后，一个俊美的童子从中而出。沐浴之后，童子全身光彩照人，鸟兽为之起舞，日月分外明亮，起名为赫居世。因为蛋和瓢的模样相近似，赫居世就以“朴”（瓢）为姓。

与此同时，在一个水井边，有鸡龙出现。这个鸡龙自肋下生下一个美丽的女孩，但嘴唇很长，有如鸡喙。经洗浴，长唇脱落。

朴赫居世长到了十三岁，便娶这个鸡龙所生的女孩为妻，夫妻两人成了新罗的王和王后。

神话中隐隐约约地反映出血缘相近的氏族公社结合为部落的过程。六个氏族的结合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所谓祖先来自天上的说法，和古朝鲜及高句丽的建国传说相同。

驾洛国一名伽倻，大约存在于二世纪到六世纪之间，位于半岛南端的洛东江下游，是一个疆土不大的国家。

驾洛国也有它自己的建国神话。传说当时有九个“干”——即氏族公社的族长。一天，忽然从龟旨岭山中发出了一种声音，这声音告诉他们天帝指派人来当这九个“干”的王，要他们唱着

《迎神歌》去迎接。于是，人们便唱起来。这时一条紫色的绳子从天上悠悠降下，下系一个红布包裹的金盒。金盒中有六个金色的蛋。不久，每个蛋中都钻出了一个男孩。六个孩子在十年之后都成长为魁伟的青年。六个青年中，首先由蛋内钻出来的被称之为“首露”，成为了驾洛国的王，是为首露王。

这一神话也模糊地反映出了伽倻国形成的过程。九个“干”代表了九个氏族，六个男子同出于一个金盒子的说法可能是指九个氏族之中的六个血缘较近的氏族，在它们联合成部落之后，又以其中的一族年长者为首长。和“朴赫居世”相象：这里也没有发生征伐或氏族迁徙流动，更没有《东明王》中的那种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首露王登位是通过各氏族族长的拥戴或选举，而不是靠武力征服，这反映出南方原始社会末期还保留的那种原始的民主习惯。

总的来讲，正如《朴赫居世》和《驾洛国》两个关于其始祖的神话中所表现的，南方在和平的环境里进行了氏族联合。这是否由于南方的社会发展处于较早的历史阶段或者由于南方古代朝鲜人的特殊风尚与民俗所造成的，应留待历史学界去考查研究。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可以断言，朝鲜古代神话较为发达。这些神话往往是以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成为基础，以部落始祖的产生为其基本内容的。这种古代神话，可以说是朝鲜民族文学的滥觞。

第二章 传 说

三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传说。这些民间传说的情节都不太复杂，人物性格的描写比较粗糙、简单，但是从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也表现出一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朝鲜文字，许多民间传说不能按照其本来的面目记录下来，而是在长时期的口头传播之后，才被上层人物用汉文表达和保存下来。中古时期的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所编辑的《三国遗事》就是记录这些民间传说的最主要的文献。

一然编《三国遗事》其目的在于宣扬佛教，而佛教主要又是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收录在《三国遗事》之中的古代民间传说、故事，就不可能完全以其本来的面目出现。

首先从选择、取舍方面看：只有那些有利于宣传佛教宗旨的传说、故事才能被选中。《三国遗事》的传说、故事，大多和帝王将相或沙门信徒有关。有的，即使讲的是关于一个平民的故事，但其结局往往也是主人公成为统治阶层中的贵族人物，如《薯童》。有的虽有离奇的恋爱情节，但也和“善恶有报”的佛教思想密切相关，如《金现感虎》。那些纯粹表现人民反对封建束缚、向往自由幸福生活和表现他们形形色色的思想感情的故事、传说，几乎完全被屏弃，或者在情节和人物性格上加以增删改写，并涂上了宗教色彩。

尽管如此，也还是能透过体现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迷雾，看到三国时期民间传说内容的若干侧面或局部。尽管我们所依据的文献是完成于高丽时期的，但作为口头文学，它是三国时期的产物，因此，这里就把它放在三国时期的文学中来叙述。

收集在《三国遗事》等书中值得介绍的有《延乌郎与细乌女》、